

## 汤因比史学新论（笔谈）

主持人：张广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主持人按语：历史活着？是的，历史活着，那么历史学家的良知与睿智也将是常青的，它将穿越时空，连接东西，启示世人，教育后代。汤因比就是这样。

汤因比作为 20 世纪的西方史学大家，在我国颇具知名度，其思想不仅在学界争鸣不已，而且其著作在坊间广为流传，比如他的“挑战与应战”之术语，也成了人们的常用话语。本辑文章就其史学思想进行研讨，其当代意义更是不言而喻的，这正是我们要以“汤因比史学新论”为题组织笔谈之缘由，《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编辑部同仁，慧眼识题，迅速而成功地促成了这一辑选题的问世。

学术创新，或据新材料之发现，或依视角之转换，所谓“新论”云云，也就是这个意思。本组笔谈，辑文五篇，需要指出的是，除我之外，皆出自青年之俊域，这些文章从某个方面，反映了当代中国学界对汤因比研究的水平，犹如带露的朝花，去迎接春天。我期盼着他们的成长，在秋日里丰收。至所望焉！

关键词：汤因比 《历史研究》；汤因比史学；大历史

中图分类号：K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511（2017）02-0057-14

## 汤因比史学的当代意义

张广智

[复旦大学，上海 200433]

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1975），生当西方社会的盛世，维多利亚时代的雍容华贵，哈布斯堡王朝的轻歌曼舞，交相辉映，风光一时。他的孩提时代就是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中度过的。但随之而来的“一战”与“二战”，时代动荡，社会剧变。他在史无前例的 20 世纪大变革中，足足生活了四分之一三个世纪，以其之行与思，著书立说，为后世留下了丰硕的史学遗产。尽管学界对他的史学成果褒贬不一，但毋庸置疑的是，他无愧为现当代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之一，他的 12 卷本的皇皇巨著《历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为其奠定了 20 世纪西方史学界大师级的历史

地位。

检点现代西方史学东传史，汤因比的《历史研究》（1-3 卷）在 1934 年出版，两年后就由中国学者作了介绍。以斯宾格勒和汤因比为代表的文化形态学派，在战火纷飞的抗日战争年代里，在中国找到了知音，并对战国策派学人群产生了重大的影响。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以苏联为师”的时代风尚下，汤因比被戴上了西方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思想的帽子，遭到了无情的批判。中国新时期以来，在“拨乱反正”的形势下，汤因比史学予以“重评”，对其史学贡献做出了客观的评价和深入的探讨。近来，随着《汤因比著作集》的发行，在学界

收稿日期：2016-12-04

作者简介：张广智，男，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又掀起了一次不大不小的“汤因比热”。

汤因比谢世已40多年矣,今天我们重读他的著作,有什么意义呢?要回答这个问题,还要到汤因比那里去寻找。他在晚年时,写完了他的压轴之作《人类与大地母亲》(*Mankind and Mother Earth: A Narrative History of the World*),其最后一章的章名为《抚今追昔,以史为鉴》。好了,答案就在这里,我们重温其书,结合当下的时代与社会,回顾反思,为的是“抚今追昔,以史为鉴”,这也正应和了克罗齐的著名命题“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

以下,就我所思,谈一下汤因比的史学的当代意义,祁望识者赐正。

首先,汤因比史学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汤因比的“抚今追昔,以史为鉴”,其旨在于它的现实意义,史学的经世致用之功能,也在于此。小文不容展开,试举一例:20世纪20年代初,青年汤因比在巴尔干半岛考察,而对满目疮痍的景象,他陷入了对西方文明前途的沉思,在他晚年与池田大作、厄本等人的对话中,以及在他迟暮之年的著作中,更陷入了对人类文明未来的沉思,他从反思西方文明未来的出路到反思人类文明的前途,真正称得上是一位具有“最伟大的人道主义精神”的历史学家。说到当下,每每我晨起,看望窗外,阴霾笼罩着城市上空,甚至连呼吸一口新鲜空气都成了一种奢望时,当读到他在《人类与大地母亲》一书最后的话“人类将会杀害大地母亲,抑或将使她得到拯救?……何去何从,这就是今天人类所面临的斯芬克斯之谜。”真是不胜感叹。环顾全球,考察现在,气候变化、环境污染、人口膨胀、贫富分化、恐怖袭击等,也许可以缀合成为当今世界的一个缩影,试问:今日之世界,何去何从?这不正是今日全人类难以索解的斯芬克斯之谜吗?如此说来,今天重读先贤遗言,于现实,还是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仍然有着振聋发聩的重大意义。

进言之,读汤因比的史学著作,让我们沿着历史的轨迹,重温过去,面对现实,思考未来,从而鼓舞着人类一代又一代的前行。为此,我们应该感谢这位被人们称之为“智者”的历史学家——汤因比。

其次,汤因比史学具有丰厚的借鉴意义。

汤因比史学的借鉴意义与上述的现实意义是密不可分的,没有借鉴意义,还能谈什么现

实意义;没有现实意义,所谓借鉴意义也流于一句虚言。有道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也,读汤因比的史学著作,也可以达到这样的目的。20世纪以来,西方史学处在变革的潮流中,汤因比是这一潮流中的弄潮儿,在1936年斯宾格勒逝世后,他更以“洪荒之力”,对以兰克为代表的西方传统史学发起了挑战,为新史学呐喊,他的“文明同时代论”“各个文明价值等同论”“文明之间可以进行比较论”等新见,震撼了当时西方史坛,他为攻破传统史学营垒投下了一颗重磅炸弹,于现当代西方史学的发展,功莫大焉!

汤因比处于西方史学变革潮流中所发出的真知灼见,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多多。还是略举一个范例吧。在庞杂的汤因比史学的辞汇里,“挑战与应战”一词组应当是格外引人注目,并已成了坊间的流行语。在他看来,文明起源于“挑战与应战”,人类对于各种挑战,做出创造性应战,当在文明起源中具有决定性作用,他说古代中国文明起源于对黄河流域困难自然条件的应战,此说当为可取。文明的起源是这样,文明的发展与建设也是这样。从内部说,在某个文明发展的进程中,始终存在着传统与革新这两者之间的挑战与应战,在这过程中,社会迈出了前进的步伐;从外部说,在某个文明发展的进程中,也始终存在着域外文明与本土文明之间的挑战与应战,从中也使后者跨出了前进的步伐,近百年来的中华文明史有力地打上了这样的印记,当代中国的发展也是如此。进言之,他的文明史研究范式,也将为我们的学术研究提供了更多的启示。

最后,汤因比史学具有榜样性的示范意义。

这里主要对历史学家自身而言,作为一位现代西方的卓越史家,汤因比不无史才。不过,他是以思辨型史家登上史坛的,这充分显示在他的《历史研究》一书中。他继承德国历史哲学家斯宾格勒的学说,在前人基础上,力求创新,以便用“英国的经验主义”来填补“德国先验方法”。然汤因比在此书中的述史体例,与其前辈是一致的,都是属于思辨类型的作品,但汤氏的研究却更出色。是的,在20世纪的西方历史学家中,用哲人的睿智与眼力,从宏观的角度对人类历史与文明进行广泛探索的,无人能望其项背。在他的笔下,世界各个地区文明兴衰的图景,既纷繁杂沓、广阔无垠,又自

成一说。他学识渊博，视野开阔，他的史学思想包含着无比丰富的内容。概言之，汤氏的史学思想用“博大精深”来形容庶几可矣。

汤氏以思辨型史家扬名天下。在《历史研究》中，他从历史哲学层次上为人们描绘了一幅宏观世界历史的进程，然而这种理论探索还不能代替叙事的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的本身，为此，他没有止步，从不满足。令人感叹的是，在汤因比晚年，完成了一部 70 多万字的《人类与大地母亲》，时为 1973 年，两年后他就过世了。《人类与大地母亲》与《历史研究》一样，其共同点都是从宏观的视野来考察与研究人类历史，但叙事体例明显不同，《人类与大地母亲》是按年代先后顺序写作的编年体通史之作，从人类形成迄于 1973 年，行文具有长篇叙事型的史诗风格，具有引人入胜的史学魅力。这部通史，与我们一般常见的世界通史也有不同，它的政治编年史极

其简略，全书旨趣是落墨在以人类与生存环境为中心来展开论述的。汤因比以此走完了从思辨型走向叙事型的史学路径，充分显示出其兼具两种史学风格的良史形象，这于当代中国历史学家当具有示范性和榜样性，遑论前述汤氏的经世、益智等所具有的指导意义。

让我们放开眼界，从世界史学发展史来探讨、评估汤因比史学的贡献：从史学思想上看，汤因比从思考西方文明的前途与出路到思考整个人类文明的前途与出路；从编纂史才看，汤因比从思辨型之作走向叙事性之作，且互为补充，合二而一，又皆成气候。试问有哪一位能做到呢？似乎还没有其他人选可与汤因比媲美。

“认识你自己”，古希腊德尔菲神庙入口处刻着这句箴言。为此，请读汤因比的著作吧！哪怕是浏览一下也好，也是有益于“认识你自己”的，不是吗？

## 从“无私的好奇心”到“有情的怜悯”

### ——汤因比史学的路径

李 勇

[淮北师范大学，淮北 235000]

从最初学习和讲授古希腊和古罗马史，到研究和写作人类整体文明史，阿诺德·J. 汤因比实现了华丽转身，可是在赢得声誉的同时也遭受了质疑。他晚年的全球史写作又把编年与哲学意味结合起来，思想倾向有坚守也有变化。西方史学本来就有着异样传统，或书写微观历史或构建宏大叙事，或编年叙事或写出具有哲学意味的历史。无论何种内容和形式，其社会倾向都迥然有异，或保守或激进。因此，《历史研究》在学界一直存在争议，就不难理解了。不过，这里暂时撇开其历史写作的具体事宜和学界那些繁复而恼人的纷争，去关注汤因比史学的路径，倒是别有一番意义的学术活动。

说到汤因比“无私的好奇心”，就不能不

提 1972 至 1973 年，期间汤因比与英国“自由欧洲”电台播音员 G. R. 厄本（G. R. Urban）之间有一系列饶有趣味和饱含智慧的对话。他们的对话后来出版为《汤因比论汤因比——汤因比与厄本对话录》（*Toynbee on Toynbee: A Conversation between Arnold J. Toynbee and G. R. Urban*）。其中有一场对话叫作“从好奇心谈起”。汤因比认定好奇心对于其历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他表示自己对历史怀有好奇心，故而把毕生的工作时间奉献给了历史学，而且这一好奇心没有任何功利性，汤因比明言“我对历史感兴趣，而且情不自禁地这样做。”“没有这种无私的好奇心，没有这种显然是人的、超越于动物之上的对待宇宙万物的态度，那末

收稿日期：2016-12-04

作者简介：李勇，男，淮北师范大学人文社科处教授。

“把一种当代经验与关于某种恰成反差的历史境况的知识相对照”,为当时似乎已经走向“黄昏”的西方文明寻找出路。但是他通观人类文明的努力遭到不少批评,当时同样遭到诟病的还有威尔斯的《世界史纲》,对此,汤因比声称“威尔斯是在做他们自己连尝试一下都几乎不敢的事,以单独一个人的想象来重新体验人类的整个生命历程”,这何尝不是汤因比自己的心声。

如今,无论中西方,历史学都已不复往日荣光。一方面,固然是因为科学技术在当今社会的影响,人文学科的地位普遍受到削弱,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历史学的专业化程度加深,逐渐脱离社会生活,专业艰涩的研究成果让大众对历史研究失去了兴趣。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历史研究和写作就变得尤为重要,因此更需要重拾汤因比通观整个人类历史的勇气,重视历史学的人文价值,重新唤回公众对历史的兴趣,鼓励历史学家积极介入政府决策和社会生活。正如2014年剑桥大学的古尔迪(Guldi)和阿米蒂奇(Armitage)发表的《历史学宣言》(*The History Manifesto*)中所说:历史,特别是长时段的大历史对于理解我们所经历的复杂历史至关重要,正是这些历史形成充满冲突的今天。对于历史片段的研究固然更加专业严谨,比如微观史学就诞生大量优秀著作,但是大历史研究却更具开拓性和现实意义。因为人类社会总是通过历史记忆实现认同和定位,并对未

来进行展望和预期,比如汤因比在研究人类诸多文明之后,就预言中国文明将照亮21世纪。我们无法断言汤因比的预言是否准确,但是这的确是通过研究历史预测未来的一次尝试,需要时间的检验,而现实发展和理论预测之间的互动,不也正是一切学科的行进姿态吗?

很多研究者以为《历史研究》和汤因比的其他著作在严格意义上,甚至不能算作专业学术书籍。然而《历史研究》从诞生至今,仍然一再重印并不断被研究,时间并没有完全湮没汤因比的深邃思想。也许其许多结论已经受到质疑,但仍可以从他的研究中不断获取灵感,也仍然需要重视他所看到的一些根本性问题。不仅是汤因比,其他优秀大历史写作者都具有这样的品质。这固然是因为其本身的理论创新性,更重要的是大历史研究始终是人类的一种理想。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写道:“人类的智力不能掌握着一切整体现象之起因,但是企图发现这些起因的需求却萦怀在人类的灵魂之中。”大历史研究探讨整个人类历史的进展,除了展示历史的丰富多样,最重要的功能就是揭示纷杂历史现象背后不变的真理,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对这个真理的追寻,贯穿人类历史,被称为“命运”“逻各斯”“道”等等。也许人类永远无法真正掌握这种绝对真理,但是不断向它靠近,实现人类文明的救赎与飞跃,不正是人类理想与前进的方向吗?因此,尽管汤因比已逝,但大历史不会萎缩。

■责任编辑/林 丽

###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Arnold Joseph Toynbee's historical views: A group discussion

ZHANG Guang-zhi<sup>1</sup>, LI Yong<sup>2</sup>, LU Qi-hong<sup>3</sup>, ZHANG Jing-mei<sup>4</sup> & LI Juan<sup>5</sup>

(1, 3.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2. Huaibei Normal University, Huaibei 235000, China;

4. Suzhou University, Suzhou 215006, China; 5.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00, China)

**Abstract:** History is always alive and so remain the conscience and wisdom of historians, transcending time and space and enlightening the people of the world. Arnold Joseph Toynbee is such a great historian in the 20th century in the West. His academic reputation is popular in China and his achievements are enlightening while some of his academic terms like “challenge and response” are widely used. Sponsored by the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Journal of Yunnan University*, I helped organize this group discussion for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Arnold Joseph Toynbee's historical views, which should have much academic significance. This new interpretation of Arnold Joseph Toynbee's historical views is based on new perspectives or new materials. Except me, the other four participants are promising young Chinese scholars specializing in historiography, or the history of the West, whose papers reflect from a certain perspective the present research on Arnold Joseph Toynbee by Chinese scholars and will usher in new research methods and findings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Arnold Joseph Toynbee; *A Study of History*; Toynbee's historical views; big history